





# 秋风破

## 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

彭志强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秋风破：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 / 彭志强著. 北京：  
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17.7  
ISBN 978-7-5115-4832-0

I. ①秋… II. ①彭… III. ①诗集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82335 号

书 名：秋风破：杜甫踪迹史诗歌传记  
作 者：彭志强

出 版 人：董 伟  
责 任 编辑：陈 红  
装 帧 设计：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报出版社  
社 址：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 
邮 政 编码：100733  
发 行 热线：(010)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 
邮 购 热线：(010) 65369530 65363527  
编 辑 热线：(010) 65369844  
网 址：www.peopledailypress.com  
经 销：新华书店  
印 刷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 mm×1230 mm 1/32  
字 数：80 千  
印 张：6.5  
印 数：1-10,000  
印 次：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：SBN 978-7-5115-4832-0  
定 价：48.00 元

## 序一

# 老杜茅屋顶上一棵草所化乎？

——读彭志强诗集《秋风破》

◎ 李敬泽

想起了杜甫，血就热了，心就凉了。李白是夏天，王维是春天，冬天的诗人是晶莹坚脆的李义山，而杜甫，他是秋日苍茫大地。

中华美学之正脉在杜甫，杜甫独占一清秋。读杜集，感觉他主要是在秋天写诗的，便是“城春草木深”，其实也是秋意。

秋是将老而未老，是繁华极尽叶落霜白，是向死而生，是心犹壮而病欲疏，是飒然与深悲，是万里作客百年多病，是一切破而强自宽……

杜甫千年之下，有志强君重走杜甫之路——这才知，杜甫果然是行了万里路，他不是书斋里的诗人，他在路上，他的诗写在浩大人群，写于鸿雁振翅、秋水扬波。

所以，人间、天地皆在杜诗。

志强君，蜀人也。少学诗，长为记者，再长复写诗。杜甫

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，“忽传”和“初闻”，正是“新闻”；志强以新闻人而为诗人，知人间消息，欲得天地之心，遂积数年之功，仆仆于道上，杜甫走到哪里志强走到哪里，追杜之迹，披杜之风，兴来尽欢与杜畅饮，披襟袒怀与杜长谈，得杜心为心，得杜骨为骨。如此而成《秋风破》。

《秋风破》成，而有读者叹曰：此为新诗，异代不同时也，而深得老杜之秋兴秋意。所谓新闻，乃人间之凉热、之悲欢，所谓秋兴，乃天地寥廓、此生萧索。以热眼看苍茫，以寥廓亲众生，千年之上，志强君曾为戏于草堂溪边一童子乎？或为老杜茅屋顶上一棵草所化乎？

2017年7月19日上午，于北京

(作者系著名散文家、评论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)

## 序二

### 他是杜甫诗中的一截骨头

——彭志强诗集《秋风破》读后感

◎雷平阳

一次，在一所大学做演讲，偌大的阶梯教室，来了不少的“90后”学生。按照主办方的意思，我演讲的主题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。但我临时决定放弃这个主题，即兴讲一讲我阅读经验中的杜甫及其诗歌，因为我觉得用杜甫来诠释“现实”与“诗歌”，可能更有说服力，也可以尽量减少我之于现实的悲愤和忧患。可当我说出自己演讲的方向，不少学生选择了离开，很显然，他们对这个遥远的话题没有兴趣，他们没有意识到，无论是现代诗还是古典诗，他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个现实，而我在演讲中动用杜甫并放弃自己，说明我想说出现实主义的无边性，想说出远高于个人审美的诗歌的沉郁与绝望。

我已经习惯了在少数人面前“自焚”。演讲开始，我说，读杜甫的诗歌让我明白，人的身体上有两样东西永远是白的：骨头

和头发。没有人统计过，在一本《杜工部全集》里，杜甫到底使用了多少次“白骨”与“白发”这两个词。轻描淡写地说，当他看见了现实生活中遍野的“白骨”，他的骨头也有了那些白骨的命运，他的诗稿上也堆满了白骨，而他的头发，也因此被骨灰染白了。谁不想像李白和王维那么写诗？谁不想优雅、高贵、追求语言的音韵之美？杜甫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才华与想象力，但他选择了诗歌的现场，于现实中写出了“诗歌的现实”。整个演讲，我都处于失控状态，以疯狂的方式向杜甫致敬。

蜀地诗人彭志强这两年自费重走了杜甫从生到死走过的路，给我寄来他的诗集《秋风破》，嘱我作序。当我写好序评之后，他又开始自驾，把杜甫一生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说是对之前的诗歌文本不满意，要重写。这种行走考察创作诗歌的行为和精神让我感动。我把两次系统阅读彭志强诗集《秋风破》中这些诗歌视

为我今年的一件苦差，他根据杜甫诗歌的时间史和心灵史，重绘了一张颠沛流离、国破家亡的诗歌地图，并将史实、诗情、考察见闻、研究心得和杜甫的生活境况结合在一起，以现代人和现代诗的视角与方式，展开了一次令人心惊肉跳的灵魂独白。诗中的“我”，在杜甫的诗中，在杜甫足迹所到之处，仿佛是杜甫的影子，却又在一千三百多年后仍然保留着杜甫的热血与体温。登高望远时，“我”是那个一览众山小的青年才俊；贫病交加时，“我”是那个鸡骨支床的怀乡病患者；家园离乱时，“我”是哭号泣血的亡命徒。彭志强泪是杜甫泪，彭志强骨是杜甫骨，彭志强冲天而起的豪情亦是杜甫的豪情，甚至这用现代汉语写就的彭志强的诗歌，也让我觉得它们是杜甫坟头上的青草，是杜甫茅屋上被秋风吹入天空的乱茅。它们咏叹、追问、伤怀，于现世中追讨旧债，于旧世中挖掘新厄，今亦古，古亦今，在同一条流亡路上，走着不同时代的流亡者。“在玉垒山，头上三分之一的白发/比我更着急，亲近你额头/上面春风雕刻的皱纹。”彭志强的头发也该白了，其心上头发似乎早已经白尽。

二十四岁。我刚刚在一张报纸上打铁  
一样敲打文字的刀锋  
拿捏火的尖锐与水的平和  
你就把词语之剑插入云端  
挟泰山的巍峨  
以令众山鞠躬

——《在泰山：词筑山峰》

这三年，反复用你的古诗生育  
我的新诗。被鞋走破的路  
只有一条，贯穿着  
你的生与死

我丈量过生与死的秘密  
距离，只有14.4公里

——《在笔架山：育新诗》

说谎者内心的陡峭  
在你诗句里，越走越远

来得太迟了  
与你相逢对酒吟诗，只能是桃花  
满地的桃花正是我错过的春天

——《在玉垒山：春风扫》

如此的致敬之语，让我想起了唐代的另一个诗人张籍，他把杜工部诗稿烧成灰，拌在饭里果腹。走了一遍杜甫路，对诗稿不满意，彭志强又全部放弃，重新出发再走一遍，二度考察创作。这样的“致敬”，不仅是对诗圣杜甫的致敬，也是对大地和诗歌的致敬。

“从不相信灵魂脱窍的我围着墓园刚走一半/墓上树丛，一只巨大的鸟冲天一跃/我的思路瞬间被这尖锐的鸟鸣锯断//未来的我与过去的我，从此各奔前程/时间，就只是受惊的一秒/会凝固……诗回答不了的问题，歌也回答不了/比如眼里的闪电为

何那么碰巧就击中了/我和鸟相互不安的飞翔。”一路上，彭志强在杜甫的影子里写诗，魂魄自然也跟着杜甫走了。从成都到绵州、利州、梁州、长安、华州、潼关、新安、邺城、孟州、洛阳、偃师、巩县、郾城、岳州、潭州、夔州、忠州、阆州、梓州、兴州、凤州、同谷、成州、秦州、延州、鄜州、邠州、凤翔、泰山、兗州……这些陌生的唐朝地名，在彭志强的诗歌中，照亮的不仅是杜甫走过的路，也是他在杜甫路上重新走出的一条诗歌之路。

纵观彭志强《秋风破》九九八十一首气韵连贯的新诗，如同观赏一件笔断意连的书法长卷，几乎每一首诗都能找到杜甫的烙印，贯穿着杜甫的生与死、爱与恨、笑与哭。其中，他的大多新诗初看是从杜甫的古诗生育而出，但这不是翻译，而是长出了自己新鲜的骨肉，有着属于自己的叙事和抒情语言。“如今的秋风遇水而凉，我因此爱上黄酒/配蟹黄，呼话梅，唤生姜/邀三五挚友分享。无非是想/捂热你的诗句，返回语言的故乡。”回望历史，重塑历史，更难得的是他返回唐朝诗歌语言的故乡，返回历史的某个时间节点，还深深插入自己的现实遭遇和当代思考。类

似这样表达现实生活的悲喜，与杜甫的生平踪迹、起伏情感可以说遥相呼应，互为因果。

在这里，我想顺便谈谈一个诗人的标识性。彭志强从2014年复出写诗至今，他的成都文博地理诗歌三部曲（《金沙物语》《草堂物语》《武侯物语》），这几年每出一部都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度，他用诗歌让文物开口说话，他用诗歌打捞古蜀文明、传承天府文化，有了“文物诗人”的独特标识性。写成都，写成都的博物馆，写成都的金沙、武侯祠、杜甫草堂、永陵博物馆等几家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博物馆文物，彭志强的文物诗歌无疑是诗歌中的另类，别开生面。当然，他的诗歌立足成都，又不局限于成都。在彭志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五年研究中，他用四五千行新诗向诗圣杜甫致敬，可谓一个诗坛壮举。记得在2015年底，他把《秋风破》初稿（包含后来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草堂物语》）发给我，看完后，我就建议他把《秋风破》和《草堂物语》拆分，各自单独出版。虽然拆分后的两本诗集都是向杜甫致敬，但是侧重点不同，学术价值也不同。《草堂物语》，更多是通过杜甫草堂的地下地上文物生发诗意，而《秋风破》的诗歌文本价值更高，更重要的是此书堪称杜甫踪迹的诗歌传记。作为诗人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参观过杜甫遗

留下来的遗迹，但是把杜甫从生到死的遗迹走遍，并且不止一次田野考察，还极其用心地创作一部致敬杜甫的诗集，这在国内国外都尚属首次。杜甫及其诗歌，指引着彭志强完成了从“文物诗人”，到“中国系统性行走考察杜甫踪迹第一人”的蜕变。

有人定义，彭志强是书写杜甫诗歌的战士。突然想起序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场大学演讲里，我还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是杜甫诗歌中的一截骨头变成的诗人。”我想，彭志强也是这样的诗人。“渺小的雨，也有骨骼。”他在诗中说：“命运已经命令，我是你的肋骨上/长出的诗人。”我喜欢这样的句子，也乐意为几易诗稿致敬杜甫的他帮衬一些文字，期望他的诗歌之路能走得更远，更好。

曾经跟彭志强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如果什么时候在杜甫走过的路上，我们遇上了，一定要彼此敲打一下对方，看肉身上是否有带铜的声音传出。”我期待着那一场奇遇，也愿这部诗集的出版为我们带来奇遇。

二〇一七年夏，昆明

(作者系著名诗人、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)

杜甫踪迹 史詩歌傳記

丁酉夏 欧陽江河



秋

風

歐陽江河

破

浦云移入四句一見設守有成  
效一見助守有聲岐岐在延西  
尚且得力光延州尤據形勝而  
當跋扈者乎

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  
驅塞蘆子岐一作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  
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晉作故

叫帝闈陳作胡行速如鬼

彭衙行

子美一飯之德不此宅歸者盛矣此物用竟之類  
忘自處於厚真詩也存者極少似窮當之類也  
所發出也也存者極少似窮當之類也

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烏吟一作鳴不  
見遊子還癡女餓咬我啼畏虎狼一作鳴聞懷中掩其  
極朴極亦趣極惟杜公音

蒋云興前子難四句呼應唱  
數愁亂夜空歌到昇下

見青兕裘晉作漢裘黑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一作蒼旌旆愁  
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

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闈後會何緣由

未敘臨別緇緝之情

同上

申兒盟云涼風二句憶君子

處亂世可危

塞蘆子

五城何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 
思明割懷衛秀嚴西未已廻一作迴略大荒來一作峯嶠

此詩並河對之  
舊者